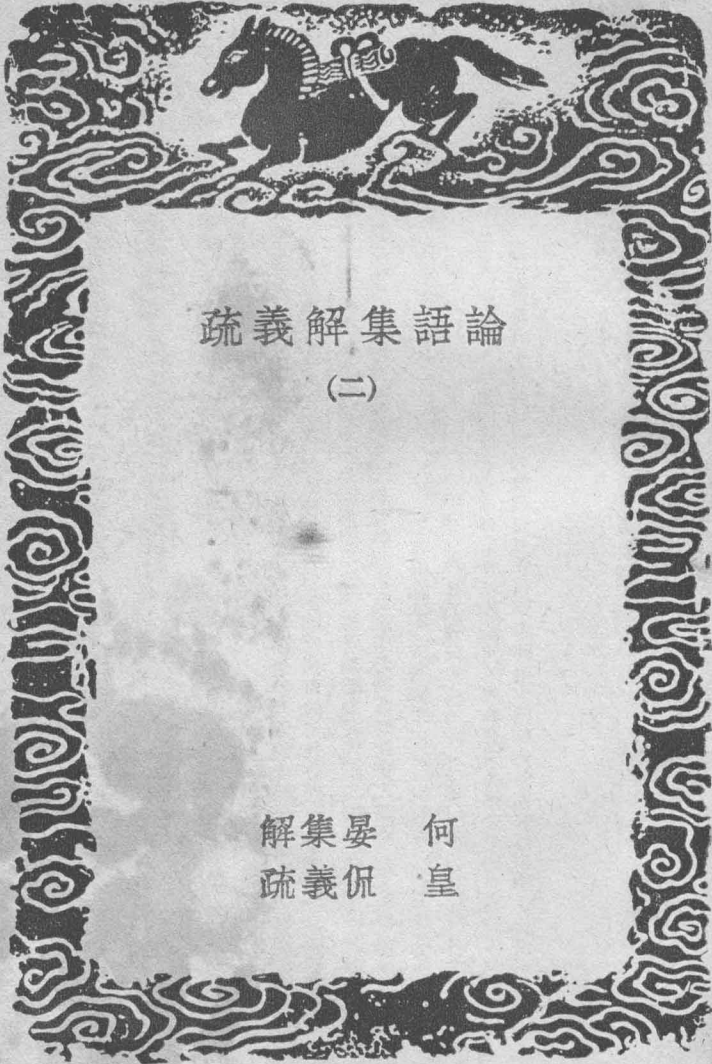


論語集解義疏

二





論語集解義疏

(二)

何 晏 集解
皇 侃 義疏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論語述而第七

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堯舜。自比老彭。而不制作也。所以次前者。時既夷曠。聖賢地。閉。非唯二賢之不遇。而聖亦失常。故以聖不遇。證賢不遇。非賢之失。所以述而次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

苞氏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子曰。至老彭。○此孔子自說也。〔云述而不作者〕述者。傳於舊章也。作者。新制作

禮樂也。孔子自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也。夫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竝。德爲聖人。尊爲天子者也。所以然者。制作禮樂。必使天下行之。若有德無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有位無德。雖爲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須並兼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云信而好古者〕又言已常存於忠信。而復好古先王之道。故曰信而好古也。所以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云竊比於我老彭者〕竊。猶盜也。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欲自比之。而謙不敢灼然。故曰竊比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註〕

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子曰。至我哉。○〔云默而識之者〕見事

而不厭者。又學先王之道。而不厭止也。〔云誨人不倦者〕誨。教也。又教一切之人。而不疲倦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故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敦誨誘之辭也。

○〔註〕鄭玄曰至之也○〔云人無有是行者〕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云於我我獨有之也者〕釋於我哉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也。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註〕

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子曰至憂也。○〔云

德之不脩者〕得理之事。宜脩治在身也。而世人不脩也。〔云學之不講者〕所學經業。恆宜講說。使決了也。而世人不講也。〔云聞義不能徙者〕聞有仁義之事。徒意從也。而世人不徙也。〔云不善不能改者〕身本有不善。當自改正令善也。而世人不改也。〔云是吾憂也者〕吾孔子自謂也。言孔子恆憂世人不為上四事也。

子恆憂世人不為上四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註〕

馬融曰。申申。天和舒之貌也。天天。子之至如也。○明孔子居處有禮也。燕居者。退朝而居也。申申者。心和舒之貌也。和也。天天者。貌舒也。玉藻云。燕居告溫溫。注。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

恭人。鄉黨云。居不容。故當燕居時。所以心和而貌舒也。故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

○〔註〕馬融曰。至貌也。○申申。心申暢。故和也。貌舒緩。故天天也。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即美舒義。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註〕

孔安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子曰至公也。○夫聖人行教。既須得德位兼並。若不為人

主。則必為佐相。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九五。而得制禮作樂。道化流行。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願放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恆存慕發夢。及至年齒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己德衰。而發衰久矣。即歎不夢之徵也。然聖人懸照。本無俟夢想。而云夢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充曰。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註〕孔安國曰。至道也。○即謂攝行天子事而復制禮作樂也。

子曰志於道〔註〕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據於德〔註〕

據，杖也。德有成，杖故可據也。

依於仁〔註〕

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

游於藝〔註〕

藝，六藝也。不足

據依故曰游也。

闕

子曰至於藝。○此章明人生處世，須道藝自輔，不得徒然而已也。〔云志於道者〕志者，在心向慕之謂也。道者，通而不壅者也。道既是通，通無形相，故人當恆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云據於德者〕據者，杖之辭也。德，謂行事得

理者也。行事有形，有形故可據杖也。〔云依於仁者〕依者，倚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仁劣於德，倚減於據，故隨事而配之。〔云游於藝者〕游者，履歷之辭也。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也。其輕於仁，故云不足依據，而宜遍游歷以知之也。○

〔註〕道不可體○不可體，謂無形體也。○

〔註〕德有成形○前事有涯，故云有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註〕

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

闕

子曰至誨焉。○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為贄，贄至也。

表已來至也。上則人君用玉，中則卿羔，大夫鴈，士雉，下則庶人執鰲，工商執雞，其中或束脩壺酒一犬，悉不得無也。束脩最是贄之至輕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贄，行束脩以上來見謁者，則我未嘗不教誨之。故江熙云：見其翹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贄見脩，脯也。孔注

雖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離脯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註〕

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之說也。如此，則識

思之深也。既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

闕

子曰至復也。○又明孔子教人法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啓，開也。悱，謂學者之口欲有所語而未能宣，悱悱然也。發，發明也。言孔子之教待人

心憤憤乃後為開導之。若不憤則不為開也。又待其口悻悻而後乃為發明之。若不悻則不為發明也。所以然者。人若不悻憤而先為啓發。則受者識錄不堅。故須悻憤乃為發啓。則聽受分明。憶之深也。〔云舉一云云者〕隅角也。牀有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也。孔子為教。雖待悻憤而為開發。開發已竟。而此人不能不識事類。亦不復教之也。譬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則不復教示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註〕

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子食至不歌。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者。謂孔子助葬時也。為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色。故不飽也。故禮云。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云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者。謂孔子弔喪之日也。弔喪必哭。哭歌不可同日。故是於弔哭之日不歌也。故范甯曰。是日即弔赴之日也。禮。歌哭不同日也。故哭則不歌也。〕

也。歌也。〔註〕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註〕

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註〕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有。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也。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註〕

孔安國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

也。馮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註〕

子謂至成者也。〔云子謂云云者〕此明顏孔於事等。於行藏也。用者。謂時世宜可行之事也。藏者。謂時世不宜行之事。爾汝也。自降聖以下。而賢人能得故可行。

用則顏孔所同。故云用行捨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一云。與許也。唯我許汝如此也。故江熙曰。聖人作則賢人佐。天地閉則聖人隱。用則行。捨則

藏也。唯我許爾有是分者。非聖無以盡賢也。〔云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子路聞孔子論行藏而獨美顏淵。然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之街勇故抑之也。空手搏虎爲暴虎。無舟渡河爲憑河。言搭虎須杖。渡河須舟。然後身命可全。若無杖而搏虎。無舟而渡河。必致傷溺。若爲此勇。則我行三軍所不與也。以斥子路之勇。必不得其死然也。繆播曰。聖教軌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抑引。隨志分以誘導。使歸於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厲。以求及由之性也。以勇爲累。常恐有失其分。覓功街世。故因題目於回。舉三軍以倒問。將以仰叩道訓。陶染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云必也云云者〕孔子既抑子路。而又云我所以與者。政欲須臨事而懼。又好爲謀事而必成者也。沈居士曰。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尙其勇。鄙昧也已甚。孔子以之比暴虎憑河。陷之於惡。實爲太深。余以爲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己才之近。唯強而已。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己也。言許己以羸近也。故夫子因慰而廣之。言若在三軍如暴虎憑河。則可賤而不取。謂世之羸勇也。若懼而能謀。抑亦仁賢之次流。謂子路也。如此三軍。則不獨羸近也。〔註〕孔安國曰。至問也。〔云大國三軍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也。〔云至於夫子爲三軍將者〕將猶帥也。孔子得爲三軍帥時也。〔註〕孔安國曰。至涉也。〔徒空也〕謂空手搏也。爾雅云。暴虎。徒搏也。郭注云。空手執也。又云。憑河。徒涉也。郭云。無舟楫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註〕

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

如不可求者。從吾所

好。〔註〕

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圖

子曰。至所好。〔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意云。夫富貴貧賤皆稟天之命。不可苟且求。若可求而得者。雖假令執鞭賤職。而吾亦爲之。則不辭矣。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云如不可

求者。從吾所好者〕既不可求。則當隨我性所好。我性所好者。古人之道也。〔註〕鄭玄曰。至之矣。〔云富貴不可求而得者〕言不可以非理求也。〔云當修德以得之者〕若值明世。修德必得也。若逢亂世。雖修德不得。而是得之道也。猶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云若於云云者〕道猶世道也。若於世道可求，則吾不辭賤職也。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趨而避行人，若今卒避車之爲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註〕

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記孔子所慎之行也。齊者，先祭之名也。將欲祭祀，則先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齊之言齊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

自寧靜，變食遷坐，以自齊潔也。時人漫神，故於齊不愼，而孔子愼之也。戰者，兩刃相交，性命俄傾，身體髮膚，彌宜全重。時多暴虎，不避毀傷，唯孔子愼之。故後則云：子畏於匡。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卽戎。又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並是愼戰也。疾者，宜將養，制節飲食，以時人不愼，而孔子愼之也。故云：子之所愼，齊、戰、疾也。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註〕

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註〕

王肅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

此，此齊也。〔圖〕子在至斯也。○〔云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者，舜樂名也。盡善盡美者也。孔子至齊，聞齊君奏於韶樂之盛，而也。故郭象曰：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惆悵。虞詡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時忘味，何遠情之深也。范甯曰：夫韶乃大虞盡善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云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者〕此孔子說所以忘味之由也。圖，猶謀慮也。爲，猶作奏也。樂，韶樂也。斯，此也。此指齊也。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至此齊侯之國也。或問曰：樂隨人君而變，若人君心善則樂善，心淫則樂淫。今齊君無道，而韶音那獨不變而猶盛耶？且若其音猶盛，則齊民宜從樂化，而齊民猶惡，不隨樂化，何也？侃答曰：夫樂隨人君而變者，唯在時王之樂耳。何者？如周王邇奏六代之樂，當周公成康之日，則六代之聲悉善，亦悉以化民。若幽厲傷周，天下大壞，則唯周樂自隨時君而變壞，其民亦隨時君而惡，所

餘殷夏以上五聖之樂。則不隨時變。故韶樂在齊而音猶盛美者也。何以然哉。是聖王之樂。故不隨惡君變也。而武亦善。而獨變者。以其君是周之子孫。子孫既變。故先祖之樂亦與之而變也。又既五代音存。而不能化民者。既不隨惡王而變。寧爲惡王所御乎。既不爲所御。故雖存而不化民也。又一通云。當其末代。其君雖惡。而其先代之樂聲亦不變也。而其君所奏淫樂。不復奏正樂。故不復化民也。○〔註〕忽於肉味。○忽猶忘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註〕

鄭玄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註〕

孔安國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

爲仁。豈怨乎。

出曰。夫子不爲也。〔註〕

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

冉有曰。至爲也。○〔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者。爲猶助也。衛君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靈公

以魯哀公二年夏四月薨。而立蒯聵之子輒爲衛君。孔子時在衛。爲輒所賓接。後蒯聵還奪輒國。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冉有傳物之疑。以問子貢也。故江熙曰。夫子在衛。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爲之。故問也。〔云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答冉有也。故先應諾。言吾將入問於孔子。助輒不也。〔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入問孔子之辭也。所以不問助輒不。而問夷齊者。不欲斥言衛君事。故以微理求之也。伯夷叔齊兄弟讓國。而輒父子爭位。其事已反。故問夷齊何人。若孔子答以夷齊爲非。則知助輒答以夷齊爲是。則知不助輒也。〔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答子貢也。言夷齊是古賢人也。〔云曰。怨乎者。〕怨。恨也。子貢又問。夷齊有怨恨不乎。所以問有恨不者。夷齊兄弟讓國。隱首陽山。途餓死。首陽山下。賢人相讓。而致餓死。死應不恨也。〔云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者。〕孔子答曰。不怨也。言兄弟相讓。本求仁義。而萬代美其相讓之德。是求仁得仁也。求之而得。雖死有何怨。是君子殺身成仁。不安生害仁。〔云出曰。夫子不爲也者。〕子貢既聞孔子以夷齊之讓爲賢且爲仁。故知輒父子爭國爲惡也。所以答冉有云。夫子不爲衛

君也。○〔註〕鄭玄曰：至否乎？○〔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公死後乃立輒也。〔云後晉趙鞅納刺聶于戚者〕後謂輒立為君後也。刺聶奔在戚，輒立定後，其年六月，晉臣趙鞅於戚以納刺聶，遂入衛奪輒位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至哀公三年，衛輒之臣石曼姑帥師圍刺聶于戚也。〔云故問其意助輒否乎者〕其孔子也。冉有問于貢曰：孔子意助輒不也？哀公二年，孔子在衛。至十一年，反魯，至十五年冬，刺聶乃勝，輒出奔魯，子路死難，使來魯報孔子也。至十六年正月，刺聶從戚入衛為君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註〕

孔安國曰：蔬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註〕

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圖〕

子曰：至浮雲。○〔云飯蔬食飲水者〕此明孔子食無求飽也。飯，猶食也。蔬食，菜食也。言孔子食於菜食而飲水，無重肴方丈也。〔云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此明孔子居無求安也。肘

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言孔子眠曲臂而枕之，不錦衾角枕也。孔子蠶食薄寢，而歡樂怡暢自在，蠶薄之中也。〔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天之浮雲也。所以然者，言浮雲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又浮雲儻聚歛散，不可為常，如不義富貴，聚散俄頃，如浮雲也。○〔註〕鄭玄曰：至有也。○如前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

〔圖〕

子曰：至過矣。○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學者

加功於此書也。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既學得其理，則極照精微，故身無過失也。云無大過者，小事易見，大事難明，故學照大理則得一，不復大過。則小者故不失之。王弼曰：易以幾神為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王朗又為一通云：鄙意以為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閒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恆以

爲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註〕易窮至過也○〔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易明乾元亨利貞窮測陰陽之理遍盡萬物之性故云窮理盡性也又識窮通故云以至於命也〔云年五十而知天命者〕人年五十應大演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也〔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者〕其數會同也〔云故可以無大過也者〕照幾窮理故無失也

子所雅言〔註〕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註〕

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子所至言也○〔云子所雅言者〕子孔

子也雅正也謂孔子平生讀書皆正言之不爲私所避諱也〔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者〕此是所不諱之書也詩及書禮皆正言之也六籍皆正言獨云詩書禮者舉一隅餘三隅可及也故顧歎曰夫引網尋綱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靡典不統矣○〔註〕鄭玄曰至執也○〔云讀先云云者〕若讀書避諱則疑誤後生故禮云教學臨文不諱詩書不諱是也〔云禮不誦故言執也者〕釋不直云詩書禮而禮上長云執之義也背文而讀曰誦詩是詠歌書是謨誥故並須誦之而禮但執文依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註〕

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

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

葉公問至云爾○〔云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者〕葉公楚臣也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臣稱公自比諸侯也問子路以論孔子之事也但不知所問何事也〔云子路不對者〕所問之

事當乖孔子之德故子路不對之也故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尙以其問近故不答也李充曰凡觀諸問聖師於弟子者路道也則稱而近之誣德也必揚而抑之未有默然而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必將欲致之爲政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許其說耳〔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不對故以此言語子路也奚何也其其孔子也謂孔子慨世道之不行故發憤而忘於食食也又飲水曲肱樂在其中忘於貧賤之憂也又年雖耆朽而信天命不知老之將至也言葉公問汝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德云爾以示之

也。然此諸語當是斥於葉公也。李充曰：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覲覲，不亦弘而廣乎？江熙曰：葉公唯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註〕

鄭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子曰至者也。○〔云我非生而知之者者〕知之，謂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

生而自然知之者也。玉藻云：此蓋自同常教，以身卒物者也。〔云好古敏而以求之者者〕我既不生知，而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註〕

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冪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殺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怪異也。謂妖

鈞之屬也。亂，謂臣子弑害君父之事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此四事言之無益於教訓，故孔子語不及之也。或問曰：易文言孔子所作，云臣殺君，子殺父，竝亂事，而云孔子不語之，何也？答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誦答耳。非云不言也。或通云：怪力是一事，亂神是一事，都不言此二事也。故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註〕王肅曰：至言也。○〔云怪怪異也者〕舊云：如山啼鬼哭之類也。〔云力謂若冪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者〕冪，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盪，推也。烏獲，古時健兒也。三十斤曰鈞，烏獲能舉三萬斤重也。〔云亂謂臣弑君、子殺父者〕惡逆為亂甚者也。〔云神謂鬼神之事者〕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不言也。〔云或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註〕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子曰至改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之，○此明

人生處世，則宜更相進益，雖三人同行，必推勝而引劣，故必有師也。有勝者則諒受自益，故云擇善而從之也。有劣者則以善引之，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善與不善，即就一人上為語也。人不圓足，故取善改惡，亦更相師改之義也。故王朗曰：子時道消俗薄，鮮能崇

賢尙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縱能尙賢。而或滯於一方者。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問曰。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恆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也。○〔註〕言我至師也。○〔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者〕就注意。亦是敵者也。既俱非圓德。則遞有優劣也。〔云擇善云云者〕我師彼之長而改彼之短。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既更相師法。故云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註〕

苞氏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

子曰。至予何。○予。我也。桓魋。宋司馬也。凶。惡。心。恆。欲。害。孔。

子。孔子故明言語之。使其凶心止也。言天生聖德於我。我與天同體。桓魋雖無道。安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夫凶人亦宜不屢謝而有時須以道折之。故江熙曰。小人爲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強。晏然待之。則更自處。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子乎。吾無隱乎爾。〔註〕

苞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

吾無所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註〕

苞氏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

子曰。至丘也。○〔云二三子以我爲隱子乎者〕二三子。諸弟子也。孔子聖道深遠。諸弟子學所不及。而有怨者。恆言孔子於已有所隱匿。故孔子今呼而

問之曰。汝等言我有所隱於汝乎。〔云吾無隱乎爾者〕爾。汝也。先呼問之。此更語之。云吾無所隱於汝也。〔云吾無云云者〕行。猶爲也。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無隱。故此更自稱名而說無隱之事。使之信也。言凡我所爲之事。無不與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爲教。恆用此四事爲首。故云子以四教也。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孝悌恭睦。謂之行。爲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

故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註〕

疾世無明君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

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註〕

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爲有常也。

子曰。至恆矣。○〔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世無賢聖也。言吾已不能見世

有聖人。若得見有君子之行。則亦可矣。言世亦無此也。然君子之稱。上通聖人。下至片善。今此上云不見聖。下云得見君子。則知此之君子。賢人以下也。故王弼曰。此爲聖人與君子異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之稱。亦上通聖人。下通一分。而此所言。指賢人以下也。言世道流喪。吾復不得善人也。〔云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者〕有恆。謂雖不能作善。而守常不爲惡者也。言爾時非唯無作片善者。亦無直置不爲惡者。故亦不得見也。〔云亡而云云者〕此目不恆之人也。亡。無也。當時澆亂。人皆誇張。指無爲有。說虛作盈。家貧約而外詐奢泰。皆與恆反。故云難乎有恆矣。故江熙曰。言世人負情反實。逐波流遷。若影無持係索。此有恆難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註〕

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子釣至射宿。○〔云子釣而不綱者〕周孔之教。不得無殺。是欲因殺止殺。故同物有殺也。釣者。

一竿屬一釣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孔子用一竿而釣。則一一得魚。是所少也。若綱橫流而取。則得者多。則孔子所不爲也。故云子釣而不綱也。〔云弋不射宿者〕弋者。繳射也。此人皆多繳射取鳥也。宿者。夜栖宿之鳥也。孔子亦繳射。唯白日用事。而不及夜射栖宿之鳥也。所以然者。宿鳥夜聚有羣。易得多。故不射之也。又恐驚動夜宿。仁心所不忍也。故孫綽曰。殺理不可頓去。故禁綱而存釣也。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註〕孔安國曰。至鳥也。○〔云綱者云云者〕繳。繩也。以小繩係釣而羅列屬著大綱也。〔云弋繳射也者〕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計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詩云。弋鳧與鴈。

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箠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箠也矰矢不在箠者爲共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云宿宿鳥者或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通不及夜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

苞氏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註〕

孔安國曰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

〔圖〕

子曰至次也○云蓋有云云者不知而作謂妄作穿鑿爲異端也時蓋多有爲此者故孔子曰我無是不知而作之事也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因戒妄作之人也言豈得妄爲穿鑿也人居

世閒若有耳多所聞則擇善者從之者也云多見而識之者若因多所見則識錄也多見不云擇善者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云知之次也者若多聞擇善多見錄善此雖非生知亦是生知之者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註〕

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註〕

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也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註〕

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

之行

〔圖〕

互鄉至往也○云互鄉難與言者互鄉鄉名也此一鄉之人皆專愚不可與之共言語也云童子見者童子十九以下未冠者也見來見孔子也此互鄉有一少兒來見孔子也琳公曰此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

專惡也云門人惑者門人孔子弟子也惑猶嫌怪也言彼一鄉皆惡况復少兒乎孔子忽然見之故弟子皆嫌惑之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爲門人釋惑也言凡教化之道唯進是與唯退是抑故無來而不納豈不本其所本耶故云與其進不與其退也云唯何甚者言教化與進而汝等怪之此亦一何太甚也唯語助也云人潔己以進者更釋教誨所以與進之義也言人有來進師門者非潔則不進進則必是潔己者也云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者往謂已過之行言其既潔己而猶進之是與其潔也而誰保其往

日之所行耶。何須惡之也。顧歎曰。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也。○〔註〕孔安國曰。至甚也。○言汝等爲惡其鄉而憎其善童。所以是惡惡之甚也。○〔註〕鄭玄曰。至行也。○虛謂清其心也。然鄭注云。去後之行。亦謂今日之前是已去之後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註〕

荀氏曰。仁道不遠。行行之則是至也。子曰。至至矣。○世人不肯行仁。故孔子引之也。問言仁道遠乎也。言其不遠也。但行之由我。我行即是。此非出自遠也。故云我

欲仁而斯仁至也。斯。此也。江熙曰。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註〕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

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也。曰。吾聞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註〕

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

姓不婚。而君娶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註〕

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弘。故受以爲過也。司

敗問至知之。○〔云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昭公魯君也。陳司敗見孔子而問魯君知禮以不也。〔云孔子對曰知禮者〕答司敗曰。昭公稠知禮也。〔云孔子對者〕答司敗竟而退去。〔云揖巫馬期而進也者〕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司敗知昭公無禮。故問。孔子答曰知禮。而司敗心所不許。故孔子退而後。揖孔子弟子進之。欲與語也。〔云曰吾云云者〕相助匪非曰黨。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云知禮。所以是黨也。故司敗語巫馬期曰。吾從來聞君子之人義與比。無所私相阿黨。孔子既是君子。而今匪

君之惡。故曰君子亦黨乎。〔云君娶於吳者〕司敗此舉昭公不知禮事也。昭公是周公後。吳是大伯後。大伯是周公伯祖。昭公與吳同是姬姓。周禮百世婚姻不通。而昭公娶其吳之女。故云君娶於吳也。〔云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爲吳姬。而昭公爲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云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君娶同姓。君是知禮。則誰爲惡事者。而謂爲不知禮乎。〔云巫馬期以告者〕巫馬期得司敗之語。還則具述之以告孔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巫馬期之告。而自稱名云是己幸。受以爲過者也。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也。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而我答司敗云。知禮者。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繆協曰。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爲過。則所以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向司敗之間。則詭言以爲諱。今巫馬師徒。將明其義。故向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今若不受爲過。則何禮之有乎。○〔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陳有司敗之官也。○〔註〕孔安國曰。至過也。○〔云諱國惡禮也者〕諱國之惡。是禮之所許也。〔云聖人云云者〕涅而不緇。故受之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註〕

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自和之也。

圖

子與至和也。○此明孔子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與人共歌。若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則孔子欲重聞其音曲。

故必使重歌也。重歌既竟。欣之無已。故孔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衛瓘曰。禮無不答。歌以和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今更爲歌。然後和也。案衛之後句不及也。○〔註〕樂其至之也。○如前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註〕

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註〕

孔安國曰。躬爲君子行。已未能得之也。

圖

子曰。至得也。○〔云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謙也。文。文章也。莫。無也。無。猶不也。孔子言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故曰吾猶人也。〔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者〕又謙也。躬。身也。言我文既不勝人。故身自行君子之行者。則吾亦未得也。○〔註〕文無者。猶俗

言文不也○何云俗文不當
是于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註〕

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

弟子不能學也〔註〕

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

〔闕〕

子曰至學也○〔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亦謙也言聖及仁則吾不敢自許有故云豈敢也不敢自名已有此二事也〔云抑爲云云者〕孔子雖不受仁聖

之目而以此二事自許也抑語助也爲猶學也爲之不厭謂雖不敢云自有仁聖而學仁聖之道不厭也學而不厭又教誨不倦乃可自謂如此耳〔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聞孔子自云學仁聖不厭又教人不倦故已自稱弟子以往語也言正如夫子所自許之事則弟子亦不能學爲此事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註〕

苞氏曰禱請於鬼神也

子曰有諸〔註〕

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

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

祇〔註〕

孔安國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

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註〕

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

〔闕〕

子疾至久矣○〔云子疾病子路請禱者〕疾甚曰病孔子疾甚也禱謂祈禱

鬼神以求福也孔子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欲爲孔子祈求福也〔云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反問子路有此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意聞孔子之間仍引得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答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也天曰神地曰祇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者〕子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孔子不欲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云久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爲神明所禍病而祈之乎樂肇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

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自知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爲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爲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言棄，金賸之義廢矣。侃謂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達旨，引得舊禱天地之誅。是子路之失，亦復何傷？若如樂義，則猶是使門人爲臣之意也。然無臣非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耳。幸不須譏此而同彼，不如依何集爲是也。○〔註〕孔安國曰：至名也。○諫者，謂如今行狀也。諫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爲謚也。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註〕

孔安國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

子曰：至寧固。○〔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者〕不遜者，僭濫不恭之謂也。固，

陋也。人若奢華，則僭濫不恭。若儉約，則固陋不及禮也。〔云與其不遜也，寧固者〕二事乃俱爲失。若不遜，則物必害之。傾覆之期，俄頃可待。若止復固陋，誠爲不逮。而物所不侵，故與其不遜，寧爲固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註〕

鄭玄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

子曰：至戚戚。○〔云君子坦蕩蕩者〕坦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患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云小人長戚戚者〕長戚戚，恆

憂懼也。小人好爲罪過，故恆懷憂懼也。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競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註〕

子溫至而安。○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厲世也。溫，和潤也。厲，嚴也。人溫和者好，不能嚴厲。孔子溫而能厲也。又人作威者，心事雄猛。孔子威能不猛也。又恭者好，變險不安。孔子恭而能安也。故

王弼曰：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

論語泰伯第八

泰伯者周太王長子能推位讓國者也所以次前者物情見孔子栖遯常謂實係心慮今明泰伯賢人尙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樛櫟累真故泰伯次述而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註〕

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賢子文王文昌昌必有天下故泰

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圖〕

子曰至稱焉○〔云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泰伯者周太王之長子也太王者即古公

能加故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至德之事在下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弘遠故曰至也〔云三以天下讓者〕此至德之事也其讓天下之位有三跡故云三以天下讓也所以有讓者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文昌昌有聖人德泰伯知昌必有天位但升天位者必須階漸若從庶人而起則爲不易太王是諸侯已是太王長子長子後應傳國今欲令昌取王位有漸故讓國而去令季歷傳之也其有三跡者范甯曰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文昌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爲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爲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云民無得而稱焉者〕德讓跡既隱當時人民不覺故無能稱其讓德者也故范甯曰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繆協曰其讓之跡詭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或問曰泰伯若堪有天下則不應讓人若人有天下則泰伯復無天下可讓今云三以天下讓其事如何或通云泰伯實應傳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爲天下而讓今卽之有階故云天下也然仲雍亦隨泰伯而隱不稱仲雍者國位在泰伯泰伯讓是導仁軌也仲雍隨是揚其波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註〕

蕙，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註〕

馬融曰：絞，

絞刺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

苞氏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子曰：至不

偷。○此章明行事悉須禮以爲節也。〔云恭而無禮則勞者〕夫行恭遜必宜得禮，則若恭而無禮，則遜在牀下，所以自身爲勞苦也。〔云慎而無禮則蕙者〕蕙，畏懼過甚也。若慎而無禮，則畏懼之甚於事不行也。〔云勇而無禮則亂者〕勇而有禮，內則擊跪於廟堂之上，外則捍難於疆場之所，若勇而無禮，則爲殺害之亂也。〔云直而無禮則絞者〕絞，刺也。直若有禮，則自行不邪曲，若不得禮，對面譏刺他人之非，必致怨恨也。〔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人君若自於親屬篤厚，則民下化之，皆競興起仁恩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也。〔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故舊，謂朋友也。偷，薄也。人君富貴而不遺忘昔舊友朋，則下民效之，不爲薄行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註〕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註〕

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誠慎，恐有所毀傷也。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

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圖〕

曾子有至小子。○〔云曾子云云者〕啓，開也。予，我也。孔子昔授孝經於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稟受，至死不忘。故疾病臨終，日召已門徒弟子，令開衾視我手足毀傷與不，亦示父母全而生己，已亦全而歸之也。先足後手，手近足遠，示急

從遠而視也。〔云詩云云者〕既令開衾，又引詩證己平生敬慎畏懼，有毀傷之心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慎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夫人於高巖之頂，俯臨萬丈之深淵，必恐懼寒心，恆畏墜落也。冰之厚者，猶不可履，況跪行薄冰之上，孰不斂身成慎，恐

陷乎。言我平生畏慎身體之心。如人之臨履深薄也。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引詩既竟。又語諸弟子也。而今今日也。而後。即今日以後也。免。免毀傷也。既臨終而得不毀傷。故知自今日以後。全歸泉壤。得免毀傷之事也。云小子者。小子。諸弟子也。曾子言竟而呼諸弟子語之。令識已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註〕

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註〕

苞氏曰。欲

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註〕

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踴踴。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誑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註〕

苞氏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

籩豆。禮器也。

曾子有至司存。〔云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來參問曾子之疾也。〔云曾子言曰云云者。〕曾子得敬子之問疾。因而戒之也。將敬戒之。故先發此言。欲明我所以相戒之意也。言鳥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

此則是鳥之常。人之將死。必宜出善言。此則是人之常也。若人臨死而無善言。則與鳥獸不異。今我將臨死。故欲出善言以戒汝也。故李充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遺擇音。唯吐窘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必正存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箦。困不違禮。辨論三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曰。不直云曾子曰。而云言曰何也。答曰。欲重曾子臨終言善之可錄。故特云言也。又一通云。出己曰言。答述曰語。曾子臨終綿困。不堪答述也。示直出己之懷而已。〔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者。〕此以下即曾子所述善言也。道。猶禮也。言君子所貴禮者有三事也。〔云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一也。動容貌。謂成儀容舉止也。君子坐則儼然。行則踴濟。如此則人望而畏之。不敢有暴慢之者。

故云斯遠暴慢也。故顏延之云：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云正顏色斯近信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二也。就凡人相見，先觀容儀，容儀故先也。次見顏色，顏色故爲次也。人之顏色，恆欲莊正，不數變動，則人不敢欺詐之。故云近信也。故顏延之云：正色則人遠其誠，故信者立也。云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所貴三之第三也。辭氣，言語音聲也。既見顏色，次接言語也。出言有章，故人不致鄙穢倍遠之也。故顏延之云：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侃謂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曰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籩豆，禮器也。竹曰籩，木曰豆，豆盛俎醢，籩盛果實，竝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舊云敬子不存大事，大事即斥前三禮也。而好修飾籩豆，籩豆比三事爲小事，故曾子先戒此三禮。若籩豆之事，付於有司，不關汝也。有司，謂典籩豆之官也。○〔註〕苞氏曰：至用也。○此注亦明，如向釋，又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常言語悟之，冀其必納也。然繆解亦得會苞注也。○〔註〕鄭玄曰：至耳也。○云人不致欺誕者，誕猶詐妄也。云無惡戾之言入於耳者，惡，鄙醜也。戾，背也。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若出能不悖，故鄙戾不入於耳也。○〔註〕苞氏曰：至器也。○依苞此注，亦得如舊說也。若欲又爲一通，亦得云敬子好務小事而忽略籩豆，故曾子曰：汝不須務小，當使有司存於宗廟籩豆之禮也。而繆協別通曰：籩豆禮器，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信無愧辭，故有司所存籩豆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註〕

苞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

昔者吾友嘗從事

於斯矣。〔註〕

馬融曰：友，謂顏淵也。

圖

曾子曰：至斯矣。○此明顏淵德也。云以能問於不能者，能，才能也。時多誇競，無而爲有，虛而爲盈，唯顏淵謙而反之也。顏淵實有才能，而恆如己不能，故雖見不能者，獨諮問尋求也。云以多問於

寡者，多，謂識性之多也。己識雖多，常不敢自言己多，故每問於寡識者也。云有若無實若虛者，又處人閒未嘗以己之才德爲有爲實，恆謙退如虛無也。云犯而不校者，校，報也。人有惡加犯己者，己不報之也。殷仲堪曰：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其負實德之跡。

似乎為教而然。余以為外假謙虛黃中之道。沖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善於不能。因斯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為教哉。犯而不校者。其亦不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為中虛一也。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友。謂顏淵也。曾子言唯昔吾友能為上諸行也。江熙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註〕 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

可以寄百里之命。

〔註〕 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也。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註〕

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註〕

曾子曰。至人也。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託。謂憑託也。六尺之孤。謂童子無父而為國君者也。年齒幼少。未能自立。故憑託大臣。如

成王託周公者也。云可以寄百里之命者。百里。謂國也。言百里。舉全數也。命者。謂國之教令也。幼君既未能行政。故寄冢宰攝之也。如周公攝政也。然幼孤云託教令。云寄者。有以故也。託是長。憑無反之言。寄是暫。寄有反之目也。君身尊重。故云託。示長。憑於阿衡者也。教命待君年長而還。君自裁斷。是有反也。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國有大難。臣能死之。是臨大節不可奪也。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為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而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必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註〕 苞氏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

〔註〕 孔安國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註〕

曾子曰。至遠乎。云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者。士。通謂丈夫也。弘。大也。毅。謂能強果斷也。言丈夫居世。必使德行弘大。而能果斷也。云任重而道遠者。

釋所以宜弘毅義也。即所任者重。所行者遠。故宜德大而能斷也。云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者。此解任重也。士既以仁爲平生之任。此任豈得不謂爲重乎。云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此釋道遠也。已止也。言知行仁不可少時而止。必至死乃後而止耳。至死乃止。此道豈不遠乎。

子曰興於詩。〔註〕

苞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

立於禮。〔註〕

苞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

成於樂。〔註〕

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

子曰至於樂。此章明人學須次第也。云興於詩

者。興起也。言人學先從詩起。後乃次諸典也。所以然者。詩有夫婦之法。人倫之本。近之事父。遠之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覽古人之志。可起發其志也。云立於禮者。學詩已明。次又學禮也。所以然者。人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以立身也。云成於樂者。學禮若畢。次宜學樂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爲貴。行禮必須學樂。以和成己性也。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王弼曰。言有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諒。以知民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侃案輔嗣之言可思也。且案內則明學次第。十三舞勺。十五舞象。二十始學禮。停行孝悌。是先學樂。後乃學禮也。若欲申此注。則當云。先學舞勺舞象。皆是舞詩耳。至二十學禮後。備聽八音之樂和之。以終身成性。故後云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

闕

子曰至知之。此明天道深遠。非人道所知也。由用也。元亨利新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故云可使由之也。但雖

日用而不知其所以。故云不可使知之也。張憑曰。爲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爲政以刑。則防民之爲。奸民知有防而爲。奸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爲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註〕

苞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註〕

孔安國曰疾惡大甚亦使其為亂也

子曰至亂也〇云

好勇疾貧亂也者好勇之人若能樂道自居此乃為可耳若不能樂道而憎疾已之貧賤則此人必為亂也故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之人習於武事是使之為亂也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夫不仁之人當以理將養或冀其感悟若復憎疾之大甚則此不仁者近無所在必為逆亂也故鄭康成曰不仁人疾之太甚是使之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註〕

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也

子曰至已矣〇其餘謂周公之才伎也言人假令有才能如周

公且之美而用行驕恣則所餘如周公之才伎者亦不足復可觀者以驕沒才也故王弼曰人之才美如周公設使驕恣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恣棄也況驕恣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以其驕恣之鄙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註〕

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

子曰至也已〇勸人學也穀善也言學三年者必至於善道也若三

年學而不至善道者必無此理也故云不易得也已孫綽曰穀祿也云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教勸中人已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註〕

苞氏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

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至恥也〇此章教人立身法也云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

〔云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也。〔云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云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然亂時不居。則始危時猶居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云天下有道則見者〕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若世王有道。則宜出仕也。〔云無道則隱者〕若時王無道。則隱。枕石漱流也。陳文子棄馬十乘而去。是亂邦不居也。〔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國君有道。則宜運我才智。佐時出仕。宜始得富貴。而已獨貧賤。則是才德淺薄。不會明時。故爲可恥也。〔云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國君無道。而已出仕。招致富貴。則是已亦無道。得會惡逆之君。故亦爲可恥也。江熙曰。不枉道而事人。何以致無道寵。寵所以恥也。夫山林之士。笑朝廷之人。束帶立朝。不獲逍遙也。在朝者亦謗山林之士。褊厄也。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夫子兼弘出處之義。明屈申貴於當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註〕

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註〕

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子曰。至耳哉。○師。魯太師也。摯。太師名也。始。首也。關雎。詩篇也。洋洋。聲盛也。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定。使聲盛盈於耳聽也。侃謂卽前篇孔子語其樂。曰。樂其可知。始作翕如之屬。而其受孔子言而理之得正也。

子曰。狂而不直。〔註〕

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也。

侗而不愿。〔註〕

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

慳慳而不信。〔註〕

苞氏曰。慳慳。慳也。宜可信也。

吾不

知之矣。〔註〕

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

○

子曰。至之矣。○此章歎時世與古反也。〔云狂而不直者〕狂者用行。宜其直。趣無迴。不俟於善惡。而當時狂者不復直也。故下卷則云。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云侗而不愿者〕

侗、謂籠侗未成器之人也。慤、謹愿也。人幼未成人者，情性宜謹愿，而當時幼者亦不謹愿也。慤慤、謂野慤也。野慤之人，宜可信，而于時野慤者皆詐詭，不復宜可信也。云吾不知之矣者，既與古時反，故孔子曰非復我能知測也。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偽，則儉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為明，務使姦偽不興，不以先覺為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註〕宜謹愿也。○謹愿，無情愿貌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

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

關

子曰至失之。○言學之為法，急務取得恆，如追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恆恐去失，當錄

之為意也。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易為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況可怠乎。經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註〕學自至之耳。○如注意，則云如若也。言人學宜熟，若學而不及於熟，雖得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註〕

美舜禹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

關

子曰至與焉。○此美舜禹也。舜禹亦古聖天子也。巍巍，高大之稱也。言舜禹逢

時遇世，高大可美也。舜受堯禪而有天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此二聖得時有天下，並非身所預求，而君自禪之也。一云：孔子歎己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若逢其時，則已宣道當用也。故王弼曰：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江熙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善，歎不與並時，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註〕

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註〕

苞氏曰：蕩

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註〕

功成化隆，高煥乎，其有文章。〔註〕

煥，明也。其立文章，明也。其立文章，明也。其立文章，明也。

煥，明也。其立文章，明也。其立文章，明也。

子曰：至文章，明也。其立文章，明也。其立文章，明也。

堯也。〔云大哉堯之爲君也者〕爲禪讓之始。故孔子歎其爲君之德大也。〔云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唯天德巍巍，既高既大，而唯堯能法而行之也。所以有則天之德者，夫天道無私，唯德是與，而堯有天位禪舜，亦唯德是與，功遂身退，則法天而行化也。〔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堯布德廣遠，功用遍匝，故民無能識而名之者也。王弼曰：聖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註〕

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註〕

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

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註〕

孔安國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也。際者，堯舜交會

之閒也。斯，此也。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尙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

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註〕

荀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

舜有至已矣。○記者又美舜德也。〔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五人者，禹、一稷、三皋陶、四伯益、五也。言舜有此五臣共治天下，故

治也。〔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武王，周發也。予，我也。亂，理也。武王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有十人也。〔云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者〕記者先列虞周二國之臣數，而後書孔子之言於下也。孔子歎曰：良才之難得，不其如此乎。言如此。〔云唐虞云云者〕此是才難之證。

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交代之閒也。斯，此也。此謂周也。言唐虞二代交際，共有此五臣。若比於此周，周最為盛。雖為盛，尚不滿十人。十人之中，有文母一婦人，為十人之數。所以是才難也。季彪難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凱，一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或稱齊聖，或云明哲，雖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為對。太公召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就復強相攀繼，而數交少，何故唐虞人士反不如周朝之盛也。耶彪以為斯此也。蓋周也。今云唐虞之際，於此為盛，言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虞。由來尚矣。故曰：巍巍蕩蕩，莫之能名。今更謂唐虞人士不如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異端，有害於正訓乎。侃案：師說曰：季氏之意，極自允會春秋傳，合當堯舜，但既多才勝周，而孔子唯云兩代有五人者，別有以也。欲盛美周德，隆於唐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周代十也。又明言有婦人者，明周代之盛，匪唯丈夫之才，抑婦人之能，匡弼於政化也。云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參三也。天下有九州，文王為雍州西伯，六州化屬文王，故云三分天下有二。猶服事於殷也。云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雖聖德之盛，猶服事惡逆之君，故可謂為德之至極者也。○〔註〕馬融曰：至母也。○〔云〕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且以下者。周公且第一也。周公名且，是武王弟也。召公奭第二也。亦武王弟也。太公望第三也。謂呂望也。呂望本姓姜氏，呂望名尚，釣於磻溪，文王出獵，遙見而呼之曰：望公七年矣。今乃見光景于斯，於是接之上車。文王自御而還，因名為望，為周太師。故云太公也。畢公第四也。榮公第五也。大顛第六也。閔天第七也。散宜生第八也。南宮适第九也。云其餘一人，謂文母也者。文母，文王之妻也。是有莘氏之女太姒也。十人有九丈夫一婦人也。○〔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殷家州牧曰：伯。文王為雍州伯，雍州在紂西，故曰西伯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註〕

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已不能復閒廁其閒也。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註〕

馬融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

惡衣服而

致美乎黻冕。〔註〕

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註〕

苞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城，城間有洫，洫廣深八尺也。

禹，吾無閒

然矣。闕

子曰至然矣。○此美禹也。云禹吾無閒然矣者。閒猶非覲也。孔子美禹之德美盛。而我不知何以厝於非覲矣。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故一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不能閒。故曰禹吾無閒然矣。李

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之號。舜稱無爲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弗與焉。斯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詠矣。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麗厚珍膳。而簡僞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夫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云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以下皆是禹不可閒之事也。其有三事。一是飲食。飲食爲急。故最先也。二是衣服。衣服緩於飲食。故爲次也。三是居室。居室緩於衣服。故最後也。菲薄也。禹自所飲食甚自蠲薄。而祭祀牲牢極乎豐厚。故云非飲食致孝乎鬼神也。云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禹又自常衣服甚自蠲惡。而祭祀之服大華美也。飲食供鬼神。故云孝。祭服供自己身。故云美也。然云黻冕冕是首服。爲尊。黻是十二章最下。爲卑。卑尊俱居中。可知也。一云。黻非服章。政是鞞黻之服也。舉此則正服可知也。云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土通水之用也。禹自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是卑宮室也。而通達吠畝。以利田農。是盡力溝洫也。云禹吾無閒然矣者。美禹既深。故重云無閒然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五

論語子罕第九

子孔子也。罕，希也。此篇明時感者既少，故聖應亦希也。所以次前者，外遠富貴，既爲糝糠，故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故子罕次泰伯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孔子也。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命，天命窮

通天壽之目也。仁者，惻隱濟衆行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入者也。所以然者，利是元亨利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玄絕，故孔子希言也。命是人稟天而生，其道難測，又好惡不同，若逆向人說，則傷動人情，故孔子希說與入也。仁是行盛，非中人所能，故亦希說許與入也。然希者非都絕之稱，亦有時而言與入也。周易文言是說利之時也。謂伯牛亡之命矣。夫及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說與人命也。又孟武伯問子路冉求之屬仁乎，子曰不知，及云楚令尹陳文子焉得仁，並是不與人仁也。而云顏回三月不違仁，及云管仲如其仁，則是說與入仁時也。故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註〕罕者至言也。○〔云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者〕即引文言也。義者宜也。和者無害也。凡人世之利，利彼則害此，非義和也。若天道之利，利而無害，故萬物得宜而和。故曰義之和也。〔云命者天之命者〕人稟天而生，故云天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義禮智信五者，並是人之行，而仁居五者之首，主生，故曰行盛也。〔云寡能及之者〕天道微妙，天命深遠，仁道盛大，非人所能知及，故云寡能及之也。〔云故希言也者〕爲世人寡及，故孔子亦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註〕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

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註〕

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

達巷至御矣○〔云達巷云云者〕五百家為黨黨各有名此黨名達巷達巷黨中人美孔子道大故

曰大哉也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備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故王弼曰譬猶和樂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達巷人美已故呼弟子而語之也彼既美我之博學而我於道藝何所持執乎欲自謙也〔云執御乎執射乎者〕既欲謙己之不多故陳六藝之下者以自許也言吾所執執於御及射乎御御車者也〔云吾執御矣者〕向欲合以射御自許又嫌太多故又減射而云吾執御者也○〔註〕鄭玄曰至卑也○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也今云執御御比禮樂射為卑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註〕

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或從儉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

吾從下〔註〕

王肅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子曰至從下○〔云麻冕禮也者〕禮謂周禮也周禮有六冕以平板為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玄下緇故云麻冕禮也〔云今

也純者〕今謂周末孔子時也純絲也周末不復用三十升布但織絲為之故云今也〔云儉者〕三十升布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為奢華而織絲易成易成則為儉約故云儉也〔云吾從衆者〕衆謂周末時人也時既人人從易用絲故孔子云吾亦從衆也所以從之者周末每事奢華孔子寧欲抑奢就儉今幸得衆共用儉故孔子從之也〔云拜下禮也者〕下謂堂下也禮君與臣燕君賜酒皆下堂而再拜故云拜下禮也〔云今拜乎上泰也者〕今謂周末孔子時也上謂堂上也泰驕泰也當于時周末君臣飲燕臣得君賜酒不復

下堂。但於堂上而拜。故云今拜乎上。泰也。拜不下堂。是由臣驕泰。故云泰也。〔云雖違衆吾從下者〕當時皆違禮而拜上者衆。孔子不從拜上。故云雖違衆也。違衆而從舊禮。拜於下。故云吾從下也。○〔註〕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冠冕通名也。且周家委貌冠亦用三十升緇布也。○〔註〕王肅曰。至恭也。○〔云臣之二云云者〕燕義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案燕義云。賓皆是臣也。臣得君旅及賜爵。降下堂。再拜。再拜。竟更升堂。又再拜。謂爲成拜。成拜者。向在堂下之拜。若禮未成。故更升堂以成之也。〔云時臣云云者〕周末時如此也。〔云今從下禮之恭也者〕孔子欲從下之禮。是禮爲恭也。

子絕四毋意〔註〕

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

毋必〔註〕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故無專必也。

毋固〔註〕

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

毋我〔註〕

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

不自有。〔關〕子絕至毋我。○〔云子絕四者〕絕者。無也。明孔子聖人。無此下四事。故云絕四也。不云無而曰絕者。據世人以言之也。四其身也。事世人未能絕。而孔子絕之。故云絕也。顏延之云。謂絕人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此謂聖人心也。凡人有滯。故動靜委曲。自任用其意。聖人無心。泛若不係舟。豁寂同道。故無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謂聖人行化時也。物求則赴。應無所抑。必故互鄉進而與之。是也。無所抑。必由無意。故能爲化。無必也。〔云毋固者〕三也。此聖人已應物行化。故也。固。謂執守堅固也。聖雖已應物。物若不能得行。則聖亦不迫固執之。不反三隅。則不復是也。亦由無意。故能無固也。〔云毋我者〕四也。此聖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跡也。聖人晦跡。功遂身退。恆不自異。故無我也。亦由無意。故能無我也。或問曰。孔子或拒孺悲。或天生德於予。何得云無必無我乎。答曰。聖人作教。應幾不可一準。今爲其跡涉茲地。爲物所嫌。恐心實如此。故正明絕此四。以見本地也。○〔註〕羣萃。羣聚也。

子畏於匡〔註〕

苞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讎。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註〕

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此其身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註〕

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

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註〕

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

也

〔圖〕

子畏至予何○〔云子畏於匡者〕心服曰畏匡宋地名也于時匡人誤以兵圍孔子故孔子同物畏之孫綽云畏匡之說皆衆家之言而不釋畏名解書之理爲漫夫體神知幾玄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泰山豈有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

人無心故即以物畏爲畏也〔云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得圖而自說己德欲使匡人知己茲此也孔子自此已也言昔文王聖德有文章以教化天下也文王今既沒則文章宜須人傳傳文章者非我而誰故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此我當傳之也〔云天之將喪云云者〕既云傳文在我故更說我不可殺之意也斯文即文王之文章也後死孔子自謂也夫生必有死文王既沒已亦當終但文王既沒於前則己方死於後故自謂爲後死也言天若將欲喪棄文王之文章則不應今使我已得預知識也〔云天之未喪云云者〕天今使我知之是未欲喪此文也既未欲喪此文使己傳之則匡人豈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衛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非陽虎而懼害賢所以免也江熙云言文王之道爲後代之軌己未得述上天之明必不使沒也○〔註〕苞氏曰至圖之○釋誤圖之由者也○〔註〕此自此其身也○身夫子身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註〕

孔安國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

多能也〔註〕

孔安國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註〕 苞氏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大宰至多也。○〔云大宰問云云者〕大宰聞孔子聖。又聞孔子多能。而其心疑聖人。

賈答云。孔子大聖。是天所固縱。又使多能也。固。故也將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大宰之疑。而云知我。則許疑我非聖是也。繆協云。我信多能。故曰知我。江熙曰。大宰嫌多能非聖。故云知我。謙之意也。〔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我非聖。而所以多能之由也。言我少小貧賤。故多能爲鄙鄙之事也。〔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更云若聖人君子。豈多能鄙事乎。則不多能也。繆協云。君子從物應務。道達則務簡。務簡則不多能也。江熙云。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樂肇云。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藝過人也是以。大宰見其多能。固疑夫子之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故承以謙也。且抑排務言。不以多能爲君子也。謂君子不當多能也。明兼材者。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據孔子聖人而多能。斯伐柯之近鑿也。○〔註〕孔安國曰。至分也。○〔云大宰大夫官名者〕鄉大夫職有冢宰。或云大宰。故云是大夫官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者〕既唯云大宰。不論名氏。故不知何人。而吳有大宰。詔宋有大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然此應是吳臣。何以知之。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郕。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詔十二年。公會吳師于橐臯。吳子使大宰。詔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大宰詔問子貢也。且宋大宰督去孔子世遠。或其至後世。所不論耳。

〔註〕 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 牢曰。至故藝。○試用也。子牢述孔子言。緣我不被時用。故得多學伎藝也。繆協云。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言我若見

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忘仁。 遊藝以去藝。豈唯不多能鄙事而已。

〔註〕 子貢曰。吾不試。故藝。〔註〕 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註〕 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一一九

〔註〕

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圖〕

子曰至竭焉。○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謂有私意於其問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

無知也。明己不有知之意也。卽是無意也。○云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鄙夫。鄙劣之夫也。空空。無識也。言有鄙夫來問我。而心抱空虛如也。○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兩端。事之終始也。言雖復鄙夫。而心虛空來問於我。我亦無隱。不以用知處之。故卽爲其發事終始。竭盡我誠也。卽是無必也。故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爲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爲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踳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爲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爲盡其本末也。○〔註〕知者至盡也。○云知者知意之知者。知意。謂故用知爲知也。聖人忘知。故無知知意也。○云言知者言未必盡者。若用知者則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盡也。○云今我誠盡者。我以不知知。故於言誠無不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註〕

孔安國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圖〕

子曰至矣夫。○夫。時人皆願孔子有人主之事。故孔子釋

己。不得以塞之也。言昔之聖人。應王者。必有鳳鳥河圖之瑞。今天無此瑞。故云吾已矣夫。已。止也。言吾已止無此事也。故繆協云。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遣知任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衆庶之望也。又孫綽云。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稟絕異之質。壘落殊才。英偉命世之才。蓋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微己之不王。絕不達者之疑望也。○〔註〕孔安國曰。至是也。○云有聖云云者。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云河出云云者。聖人王。則有龍馬及神龜負應王之圖書。從河而出爲瑞也。如龍圖授伏羲。龜書畀姒禹也。○云河圖八卦是也者。八卦則易乾坤等八方之卦也。龍負之出授伏羲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註〕

苞氏曰。冕者。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

見之。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註〕

苞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

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

〔圖〕

子見至必趨。○云子見齊衰者者。此記孔子哀人有喪者也。齊衰。五服之第二者也。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預也。云冕衣裳者者。記孔子尊敬在位者也。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也。云

與瞽者者。記孔子愍不成人也。瞽。盲者也。言與者。盲者卑。故加與字以別之也。言瞽者。則瞽者不預也。瞽輕於盲也。云見之雖少者必作者。言孔子見此三種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爲之起也。云過之必趨者。趨。疾行也。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

必爲之疾速。不敢自修容也。范甯云。趨。就之也。○〔註〕恤不成人也。○恤。憂也。

顏淵喟然歎曰。〔註〕

喟然。歎聲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註〕

言不可窮盡也。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註〕

言忽恍不可爲形象也。

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註〕

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註〕

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圖〕 顏淵至也已。○

云顏淵喟然歎曰者。孔子至聖。顏生上賢。賢聖道絕。故顏致歎也。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此所歎之事也。夫物雖高者。若仰瞻則可觀也。物雖堅者。若鑽錐則可入也。顏於孔子道。愈瞻愈高。彌鑽彌堅。非已膺力之能得也。故孫綽云。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陟。有

故去忽焉在後也。故孫綽云：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孰能測其所妙哉！江熙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邁，思等其深而鑽鑿愈堅，尙竝其前而俛仰塵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又歎聖道雖懸而令人企慕也。循循，次序也。誘，進也。言孔子以聖道進勸人而有次序，故曰善誘人。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者，此說善誘之事也。博，廣也。文，文章也。言孔子廣以文章誘引於我，故云博我以文章也。又以禮教約束我，故云約我以禮也。云：欲罷不能者，文博禮束，故我雖欲罷止而不能止也。云：既竭吾才者，既，盡也。才，才力也。我不能罷，故盡竭我之才力學之也。故孫綽云：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猶罷息也。云：如有所立卓爾者，此明絕地不可得言之處也。卓，高遠貌也。言雖自竭才力以學博文約禮，而孔子更有所言述創立，則卓爾高絕也。云：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其好妙高已絕，雖已欲從之，而無由可及也。故孫綽云：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絕處也。

子疾病〔註〕

苞氏曰：疾甚曰病也。

子路使門人爲臣〔註〕

鄭玄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

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註〕

孔安國曰：病少差曰閒也。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

手乎〔註〕

馬融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

且子縱不得大葬〔註〕

孔安國曰：君臣禮葬也。

予死於道路乎〔註〕

馬融曰：就

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

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子疾至路乎。云：子疾病者，孔子疾甚也。云：子路使門人爲臣者，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爲人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云：病閒云云者，孔子病少差也。少差曰閒，謂少差爲閒者，若病不差，則病病相續，無閒斷也。若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當孔子病困時，不覺子路爲立臣，至於少差，乃覺而歎子路行詐也。言子路有此行詐之心，非復一日，故曰久

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當孔子病困時，不覺子路爲立臣，至於少差，乃覺而歎子路行詐也。言子路有此行詐之心，非復一日，故曰久

矣也。〔云無臣而爲有臣者〕無臣而爲有是所以行詐也。〔云吾誰欺欺天乎者〕我實無臣。今汝詐立之。持此詐欲欺誰乎。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云且子與云云者〕又以理喻之。言在三事同。若以觀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予我也。二三子。諸弟子也。無寧寧也。言設使與我死於臣手。則我寧死弟子手也。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云且子縱云云者〕又明在三同也。大葬。臣禮葬君也。君葬禮大。故曰大葬也。若縱不得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豈復被棄擲於道路乎。言亦必得葬也。○〔註〕孔安國曰。至日也。夫立臣事大。非卒可定。汝今立之。是知有其心已久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註〕

馬融曰。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耶。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

待賈者也。〔註〕

苞氏曰。沽之哉。不街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

關

子貢曰。至者也。○〔云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事以詰衰否也。美玉。譬孔子聖道也。言孔子有聖道可重。如世間有美玉而在

此也。〔云韞匱云云者〕諸之也。韞。裹之也。匱。謂匣櫃也。善賈。貴賈也。沽。賣也。言孔子聖道如美玉在此。爲當韞匣而藏之。爲當得貴賈而賣之否乎。假有人請求聖道。爲當與之否耶。〔云子曰。沽之哉者〕答云。我不街賣之者也。故重云沽之哉。明不街賣之深也。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云我待賈者也者〕又言我雖不街賣。然我亦待貴賈耳。有求者則與之也。

子欲居九夷。〔註〕

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註〕

馬融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

關

子欲至之有。○〔云

子欲居九夷者〕孔子聖道不行於中國。故託欲東往居於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海也。〔云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不達孔子意。謂之實居。故云陋如之何。言夷狄鄙陋。不可居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云。君子所居即化。豈以鄙陋爲疑乎。不復遠申己意也。孫綽

云九夷所以爲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有泰也。○〔註〕馬融曰至種也。○四方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夷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南有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僂僂四跂踵五穿胸六僂耳七狗軼八旁脊西有六戎一饒夷二依狃三緞皮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二濊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也。○〔註〕馬融曰至化也。○聖人所在則化九夷變中夏也。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註〕

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子曰至其所孔子去魯後而

魯禮樂崩壞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教樂音得正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註〕

馬融曰困亂也。子曰至我哉。○〔註〕出則事公卿者公君也

卿長也。人子之禮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移事兄悌以事於長則從也。故出仕朝廷必事公卿也。○〔云入則事父兄者〕孝以事父悌以事兄。還入闔門宜盡其禮先言朝廷後云闔門者勸已仕者也。猶仕而優則學也。○〔云喪事不敢不勉者〕勉強也。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義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也。○〔云不爲酒困者〕雖唯酒無量不及亂時多沈酗故戒之也。衛瓘云三事爲酒興也。侃案如衛意言朝廷闔門及有喪者並不爲酒所困。故云三事爲酒興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我何能行此三事。故云何有於我哉。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也。緣人不能故有我應世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

鄭玄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子在至晝夜○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歎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向我非今

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謂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晝夜也。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愧然。聖人以百姓心爲心也。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註〕

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也。

子曰。至者也。○時人多好色而無好德。孔子患之。故云未見以厲之也。云責其心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註〕

荀氏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

譬如平地。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註〕

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子曰。至往也。○云子曰云云者。此戒人爲善垂成而止者也。簣。土籠也。言人作善。垂足而止。則善

事不成。如爲山垂足。唯少一籠土而止。則山不成。此是建功不篤。與不作無異。則吾亦不以其前功多爲善。如爲善不成。吾亦不美其前功多也。故云吾止也。云譬如平地云云者。此獎人始爲善而不住者也。譬如平地作山。山乃須多土。而始覆一籠。一籠雖少。交是其有欲進之心。可嘉。如人始爲善。善乃未多交。求進之志。可重。吾不以其功少而不善之。善之有勝於垂成而止者。故云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註〕

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

子曰。至也與。○惰。疲懈也。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唯顏回體之。故聞語即解。所以云語之而不惰。其

與。回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註〕

馬融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謂至止也。○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云見進未見止。惜其神識猶不長也。然顏

淵分已滿。至於壓空。而此云未見其止者。勸引之言也。故殷仲堪云。夫賢之所假。一語而盡。豈有彌進助實乎。蓋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啜嗟以盛德之業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註〕

孔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闕

子曰。至矣夫。○又為歎顏淵為譬也。萬物草木有苗稼蔚茂。不經秀穗。遭

風霜而死者。又亦有雖能秀穗。而值沴痺氣。不能有粒實者。故並云有矣夫也。物既有然。故人亦如此。所以顏淵摧芳。關於早年矣。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註〕

後生謂年少也。

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闕〕

子曰。至矣。○

〔云後生可畏者〕後生謂年少在己後生者也可畏。謂有才學可心服者也。〔云焉知云云者〕焉安也。來者未來事也。今謂我今師徒也。後生既可畏。亦安知未來之人。師徒教化不如我之今日乎。言不可誣也。〔云四十五云云者〕又言後生雖可畏。若年四十五而無聲譽聞達於世者。則此人亦不足可畏也。孫綽云。年在知命。蔑然無聞。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註〕

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乃為貴也。

巽與之言。能無悅乎。釋之為貴。

〔註〕

馬融曰。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悅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為貴也。

悅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闕〕

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言彼人有過失。

若我以法則語之。彼人聞法。當時無不口從而云止。當不敢復為者也。故云能無從乎。但若口雖從而身為失不止者。則此口從不足為貴也。我所貴者在於口從而行亦改者耳。故云改之為貴也。〔云巽與云云者〕巽。恭遜也。釋。尋繹也。言有彼人不遜。而我謙遜與彼

恭書。故云巽與之言也。彼不遜者得我遜言。遜彼必亦特遜爲悅。故云能無悅乎。然雖悅人遜己而已。不能尋續行此遜事。是雖悅不足爲貴也。我所貴者在尋續行遜耳。故云繹之爲貴也。云悅而云云者。不繹不改。聖所不教。故孔子云末如之何也。末無也。孫綽云疾夫形服。心不化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

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者也。

子曰至憚改。○此事再出也。所以然也。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

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註〕

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子曰至志也。○此明人能守志。雖獨夫亦不可奪。若

其心不堅。雖衆必傾。故三軍可奪。匹夫無回也。謂爲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註〕

孔安國曰。緼。臬著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註〕

馬融曰。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

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貧惡伎害之詩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註〕

馬融曰。臧。善也。尙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也。

子曰至以臧。○云子曰云云者。衣猶

著也。弊。敗也。緼。臬著也。狐貉。輕裘也。由。子路也。當時人尙奢華。皆以惡衣爲恥。唯子路能果敢率素。雖服敗麻臬著袍裘。與服狐貉輕裘者立。而不爲羞恥。故云其由也。與。顏延之云。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泰也。云不伎云

云者。孔子更引疾貪惡之詩證子路德美也。忤害也。求貧也。臧善也。言子路之爲人。身不害物。不貪求。德行如此。何用不謂之爲善乎。言其善也。云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得孔子美己才以爲美。故終身長誦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之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故抑之也。言此不忤不求乃可。是道亦何足過爲善。而汝誦之不止乎。言尙復有勝於此者也。顏延之云。懼其伐善也。○〔註〕孔安國曰。緇泉著也。○泉。麻也。以碎麻著裘也。碎麻曰緇。故絮亦曰緇。玉藻曰。緇爲袍。是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註〕

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小凋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圖〕

子曰至凋也。○此欲明君子德性與小人異也。故以松柏匹於君子。衆木偶乎小人矣。言君子小人若同居聖世。君子性本自善。小人服從教化。是君子小人並不爲惡。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如松柏與衆木同處春夏。松柏有心。故本蒼鬱。衆木從時亦盡其茂美者也。若至無道之主。君子秉性無回。故不爲惡。而小人無復忌憚。卽隨世變改。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譬如松柏衆木同在秋冬。松柏不改柯易葉。衆木枯零先盡。而此云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者。就如平叔之注意。若如平歲之寒。衆木猶有不死。不足致別。如平世之小人。亦有脩飾而不變者。唯大寒歲則衆木皆死。大亂則小人悉惡。故云歲寒也。又云然後知松柏後凋者。後非俱時之目。凋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柏形小凋衰。而心性猶存。如君子之人。遭值積惡。外逼閭世。不得不避跡隨時。是小凋矣。而性猶不變。如松柏也。而琳公曰。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土。寒嚴霜降。知松柏之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

子曰。智者不惑。〔註〕

苞氏曰。不惑亂也。

仁者不憂。〔註〕

孔安國曰。不憂患也。

勇者不懼。〔圖〕

子曰至不懼。○此章談人性分不同也。云智者不惑者。智以照了爲用。故於事無疑惑也。

故孫綽云。智能辨物。故不惑也。云仁者不憂者。憂患也。仁人常救濟爲務。不嘗侵物。故不憂物之見侵患也。孫綽云。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云勇者不懼者。勇以多力爲用。故無怯懼於前敵也。繆協云。見義而爲不畏強禦。故不懼也。○〔註〕孔安國曰。不憂患。

也○內省不疾，故無憂患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註〕

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註〕

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

可與立，未可

與權。〔註〕

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註〕

逸詩也。唐棣，栒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

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註〕

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

斯可。〔圖〕

子曰：至有哉。○此章明權道之難也。〔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夫正道易行，權事難達。既欲明權，故先從正起也。道謂所學之道也。言凡人乃可與同處師門共學而已。既未得彼性，則未可便與為友。共適所志之道也。〔云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者〕立，謂謀議之立事也。亦人性各異，或能學問，而未必能建立世中正事者。故可與共適所學之道，而未便可與共立事也。〔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者〕權者，反常而合於道者也。自非通變達理，則所不能。故雖可共立於正事，而未便可與之為權也。故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張憑云：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而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勸之業，亶亶之功，其幾乎此矣。〔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引明權之逸詩以證權也。唐棣，棣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為用，先反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遠，故也。人豈不思權？權道玄邈，如其室與遠故也。〔云子曰云云者〕又引孔子言證權可思也。言權道易思，但未有思之者耳。若反道而思之，則必可得。故云夫何遠之有也。○〔註〕適之至者也。○異端非正典也。人各自有性，彼或不能寧

學正道而唯能讀史子。故未可便與之共之於正道也。○〔註〕雖有至極也。○能權量輕重。即是曉權也。○〔註〕逸詩至遠也。○如前釋也。〔云〕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者。初逆而後從也。

論語鄉黨第十

鄉黨者。明孔子教訓在於鄉黨之時也。所以次前者。既朝廷感希。故退還應於鄉黨也。故鄉黨次於子罕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註〕

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註〕

鄭玄曰。便便言。辨貌。雖辨而謹敬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註〕

孔安國曰。侃侃。和樂貌也。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註〕

孔安國曰。誾。闕中正貌也。

君在。跼蹐如也。與與

如也。〔註〕

馬融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跼蹐。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

〔闕〕

孔子至與如也。○此一篇至末。並記孔子平生德行也。〔云〕孔子云云者。於鄉黨。謂孔子還家。教化於鄉黨中時也。天子郊內有鄉黨。郊外有途鄙。孔子居魯。魯是

諸侯。今云鄉黨。當知諸侯亦郊內為鄉。郊外為途也。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故云於鄉黨也。恂恂。溫恭貌。既還鄉黨。鄉黨宜須和恭以相接。故恂恂如也。既其溫恭。則言語寡少。故一往觀之。如似不能言者也。〔云〕其在云云者。謂孔子助君祭在宗廟及朝廷也。既在君朝。應順酬答。及入大廟。每事須問。並不得不言也。言須流順。故云便便言也。言雖流順。而必謹敬。故云唯謹爾。〔云〕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者。侃侃。和樂貌也。下大夫賤。孔子與之言。宜用和樂相接。故侃侃如也。〔云〕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者。上大夫。卿也。闕。中正貌也。卿貴。不敢和樂接之。宜以謹正相對。故誾誾如也。〔云〕君在云云者。君在。謂君出視朝時也。跼蹐。恭敬貌也。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君視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跼蹐如也。雖須跼蹐。又不得急速。所以形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

君召使擯〔註〕

鄭玄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

色勃如也〔註〕

孔安國曰必變色也。

足蹶如也〔註〕

苞氏曰盤辭貌也。

揖所與立左右其手。

衣前後襜如也〔註〕

鄭玄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

趨進翼如也〔註〕

孔安國曰言端正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註〕

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

圖

君召至顧矣○〔云君召使擯者〕擯者爲君接賓也。謂有賓來君召已迎接之也。〔云色勃如者〕既召已接賓故已宜變色起敬故勃然也。〔云足蹶如者〕蹶盤辟貌也。既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辟也。故

江熙云不暇閑步蹶速貌也。〔云揖所與立云云者〕此謂君出迎賓已爲君副列擯時也。賓副曰命介主人副曰擯副且作匹敵國而言若公詣公法也。賓至主人大門外西邊而向北去門九十步而下車面向北而倚賓則九副在賓北而東向邁邁而西北在四十五步之中主人出門東邊南向而倚主人是公則五擯主人是侯伯則四擯主人是子男則三擯不隨命數主人謙故竝用強半數也。公陳擯在公之南而西向邁邁而東南亦在四十五步中使主人下擯與賓下介相對而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賓主介擯既竟主人語上擯使就賓請辭問所以來之意於是上擯相傳以至於下擯下擯進前揖賓之下介而傳語問之下介傳問而以次上至賓擯答語使上介傳以次而下至下介下介亦進揖下擯下擯傳而上以至主人凡相傳雖在列位當授受言語之時皆半轉身反手相揖既竝立而相揖故曰揖所與立也。若揖左人則移其手向左若揖右人則移其手向右故云左右其手也。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如容儀也。故江熙云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云趨進翼如者〕謂擯迎賓進在庭行時也。翼如謂端正也。徐趨衣裳端正如鳥欲翔舒翼時也。〔云賓退云云者〕謂君使已送賓時也。復命反命也。反命謂初受君命以送賓賓退故反還君命以白君道實已去云不顧者舊云主人若禮送賓未足則賓猶迴顧若禮已足送則賓直去不復迴顧此明則送賓禮足故云不顧也。○〔註〕鄭玄曰至之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是也。○〔註〕苞氏曰盤辟辭貌。○盤辟即足轉也。○〔註〕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言反白君道實已去也。然云賓已去亦是不復來見顧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註〕

孔安國曰。斂身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註〕

孔安國曰。闕。門限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註〕

苞氏曰。過君之空位也。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註〕

孔安國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搣衣也。

出降一

等。違顏色。怡怡如也。〔註〕

孔安國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

沒階趨進。翼如也。〔註〕

孔安國曰。沒。盡也。下盡階也。

復其位。蹶蹶如也。〔註〕

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

闕

入公門至階如也。○〔云入公云云者〕公。君也。謂孔子入君門時也。鞠躬。曲斂也。躬。身也。臣入君門。自由斂身也。君門闕。以破門兩扇之交處也。門左右兩榑。邊各豎一木。名之為榑。榑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闕。東是君行之道。闕西是賓行之道也。而臣行君道。示係屬於君也。臣若倚門立時。則不得當君所行榑闕之中央。當中是不敬。故云不中門也。〔云行不履闕者〕履。踐也。闕。限也。若出入時。則不得踐君之門限也。所以然者。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已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云過位云云者〕謂臣入朝君時也。位。君常所在外之位也。謂在宁屏之間。揖賓之處也。即君雖不在此位。此位可尊。故臣行入從位之邊過。而色勃然足躩為敬也。〔云其言似不足者者〕既入過位。漸以近君。故言語細下。不得多言。如言不足之狀也。不足。少若不能也。〔云攝齊云云者〕至君堂也。攝。搣也。齊。裳下縫也。既至君堂。當升之。未升之前。而搣提裳前。使齊下去地一尺。故云攝齊升堂也。

升堂將近君。故又自斂。鞠躬如也。必攝齊者。為妨履。駮行故也。〔云屏氣似不息者者〕屏。疊除貌。息亦氣也。已至君前。當疊除藏其氣。如似無氣息者也。不得無瞻。搣君也。〔云出降云云者〕降。下也。逞。申也。出降一等。謂見君已竟而下堂。至階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氣。氣申則顏色亦申。故顏容怡悅也。〔云沒階趨進翼如者〕沒。猶盡也。盡階。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也。〔云復其位蹶蹶如者〕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蹶蹶為敬也。○〔註〕攝齊者。搣衣也。

○曲禮云。兩手摠衣去齊尺是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註〕

苞氏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註〕

鄭玄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踏踏。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

享禮有容色。〔註〕

鄭玄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

私覲。愉愉如也。〔註〕

鄭玄曰。私覲。

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圖

執圭至愉如也。○〔云執圭云云者〕謂爲君出使聘問鄰國時也。圭。瑞玉也。周禮。五等諸侯各受王者之玉。以爲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五等若自執朝王。則各如其寸。

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也。今云執圭。魯是侯。侯執信圭。則孔子所執執君之信圭也。初在國。及至他國。執圭皆爲敬慎。圭雖輕而已。執之恆如圭重。似已不能勝。故曲身如不勝也。〔云上如揖者〕謂初授受圭之容儀也。上如揖。謂就下取玉上授與人時也。俯身爲敬。故如揖時也。〔云下如授者〕謂奠玉置地時也。雖奠置地。亦徐徐俯僂。如授與人時也。〔云勃如戰色者〕通謂執行及授時之顏色也。臨陣戰鬪。則色必懼怖。故今重君之玉。使已顏色恆如戰時也。〔云足踏踏如有循者〕謂舉玉行時之容也。踏踏。猶蹴蹴也。循。猶緣循也。言舉玉行時。不敢廣步速進。恆如足前有所蹴。有所緣循也。〔云享禮有容色者〕享者。聘後之禮也。夫諸侯朝天子。及五等更相朝聘禮。初至皆先單執玉行禮。禮王。謂之爲朝。使臣。禮主國之君。謂之爲聘。聘。問也。政言久不相見。使臣來問於安否也。既是初至。其禮質敬。故無他物。唯有瑞玉表至誠而已。行朝聘既竟。次行享禮。享者。獻物也。亦各有玉。玉不與聘玉同也。又皆有物將之。或用皮馬。或用錦繡。又獻土地所生。羅列滿庭。謂之庭實。其中差異。不復曲論。但既是次後行禮。以多爲貴。則質敬之事。猶稍輕。故有容貌采章及褻以行事。故云有容色也。〔云私覲愉愉如也者〕私。非公也。覲。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行聘享公禮已竟。別日使臣私齋已物。以見於主君。故謂爲私覲也。既私見非公。故容儀轉以自若。故顏色容貌有和悅之色。無復勃戰之容者也。

○〔註〕足踏至行也○解踏踏有循之事也舉足前恆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註〕鄭玄曰至實也○亦有圭璧所執不同聘時也○〔註〕鄭玄曰至禮見○私禮謂束帛乘馬之屬也

君子不以紺緞飾〔註〕 孔安國曰一入曰緞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齋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齋服也緞者三年練以緞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註〕

王肅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 當暑纈絺綌必表而出〔註〕 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

狐裘〔註〕 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褻裘長短右袂〔註〕 孔安國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註〕 孔安國曰今被也

狐貉之厚以居〔註〕 鄭玄曰在家以接賓客也 去喪無所不佩〔註〕 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註〕 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

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註〕 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 吉月必朝服而朝〔註〕 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齊必有明衣

布〔註〕 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也 君子至衣布○〔云君子不以紺緞飾者〕君子者自士以上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雜色也紺緞者孔

紺爲衣飾是似衣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喪練而受淺絳爲綠也若用緞爲衣飾是似衣喪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紺緞飾也〔云紅紫不以爲褻服者〕紅紫非正色也褻服私褻之服非正衣也褻尙不衣則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爲時多重紅紫

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故後卷云惡紫之奪朱也鄭玄注云紺緞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緞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綠也侃案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閒色綠爲青之閒紅爲赤之閒碧爲白之閒紫

爲黑之閒。緇爲黃之閒也。故不用紅紫。言是閒色也。所以爲閒者。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剋於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爲綠。綠爲東方之閒也。又南方火。火色赤。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閒也。又西方金。金色白。金剋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爲碧。碧爲西方閒也。又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閒也。又中央土。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爲緇。黃。緇黃爲中央閒也。緇黃。黃黑之色也。又一注云。東甲乙木。南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庚辛金。北壬癸水。以木剋土。戊以妹己嫁於木甲。是黃入於青。故爲綠也。又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於赤。故爲紅也。又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於白。故爲碧也。又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爲紫也。又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故爲緇黃者也。〔云當暑云云者〕暑熱也。衣當暑雖熱。緇絡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也。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緇絡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也。然裘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緇絡者。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然又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使衣裘相稱。則葛之爲衣。亦未必隨上服色也。〔云緇衣羔裘者〕裘色既隨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緇染黑七入者也。玄則六入色也。羔者。烏羊也。裘與上衣相稱。則緇衣之內。故曰羔裘也。緇衣服者。玄冠。十五升緇布衣。素積裳也。素積者。用素爲之。變積。攝之無數。故云素積也。此是諸侯日視朝服也。諸侯視朝。與羣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云素衣麤裘者〕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麤。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檀弓云。鹿裘橫長袂。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玄注郊特性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云黃衣狐裘者〕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而狐貉亦黃。故特爲裘以相稱也。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之黃衣也。故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鄭玄注郊特性云。黃衣黃冠而祭。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又云。論語云。黃衣狐裘。案鄭以論語黃衣。卽是郊特性。蜡臘祭廟服也。〔云喪裘長短右袂者〕喪裘。謂家中常著之裘也。上無加衣。故不云衣也。家居主溫暖。故長爲衣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爲右袂。使作事便也。袂。謂衣口屬身者也。若手閒屬袂者。則名袂。亦曰袖也。〔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寢衣。謂被也。

宜長。故長一身有半也。〔云狐貉之厚以居者〕此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家居主溫。故厚爲之也。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云去喪無所不佩者〕去喪。謂三年喪畢。喪服已除也。無所不佩。謂佩已今吉。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嫌既經喪親。恐除服後。猶宜有異。故特明之者也。〔云非帷裳必殺之者〕帷裳。謂帷幔之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以殺縫之面置裏。不殺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如今服帻。不有裏外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外竝爲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所以喪服云。凡裳內削幅。裳外不削幅。鄭注云。削。猶殺也。而鄭注此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齋。陪腰者也。〔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弔。弔喪也。喪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弔也。〔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者。月朔也。朝服者。凡言朝服。唯是玄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云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爲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朝。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朝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也。〔云齊必有明衣布者〕謂齊浴時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晞身是也。○〔註〕孔安國曰。至飾衣也。○然案孔以紺爲齋服盛色。或可言紺深於玄。爲似齋服。故不用也。而禮家三年練以纁爲深衣領緣。不云用緇。且檢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則緇非復淺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也。○〔註〕鄭玄曰。至客也。○然前箋裘亦應是狐貉之厚也。○〔註〕孔安國曰。至佩也。○備佩所宜佩。若爲大夫而玄冕。公侯衮鷩之屬。及佩玉佩之飾也。○〔註〕孔安國曰。至服也。○皮弁。以鹿皮爲弁。弁形如今祭酒道士扶冠。而無邊葉也。身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而頭著皮弁也。天子皮弁服內則著素錦衣。狐白裘。諸侯皮弁服內著狐黃裘。黃錦衣也。卿大夫不得衣錦。而皮弁服內當著麤裘。青紵裘。絞衣以褐之者也。○〔註〕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然浴時乃用布。便乎待肉燥。江長云。沐者當是沐浴時亦衣此服。置衣上以辟身溼也。

齊必變食。〔註〕

孔安國曰。改常食也。

居必遷坐。〔註〕

孔安國曰。易常處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註〕

孔安國曰。饁。餽鼻味變也。

魚

餒而肉敗不食〔註〕

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註〕

孔安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

不時不食〔註〕

鄭玄

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註〕

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

市脯不食。不撤薑食〔註〕

孔安國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故不去也

不多食〔註〕

孔安國曰不過飽也

祭於公。不宿肉〔註〕

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

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註〕

鄭玄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

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

苽祭必齊如也〔註〕

孔安國曰齊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

齊必至如也

○云齊必變食者方應接神欲自潔淨故變其常食也。云居必遷坐者亦不坐恆居之坐也。故於祭前先散齊於路寢門外七日又

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也。故范甯云。齊以敬潔為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云食不厭精者。此兼明平常禮也。食若麤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云膾不厭細者。細切魚及肉皆曰膾也。既腥食之。故不厭細者也。云食饘而餲者。饘謂飲食經久而腐臞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如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爾雅云。食饘謂之餲。李充注云。皆飲食壞敗之名也。云魚餒者。餒謂魚臞壞也。魚敗而餒然也。云而肉敗者。肉臞壞也。爾雅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李巡云。肉敗久則臞魚餒肉爛。云不食者。自食饘而餲以下並不可食也。云色惡不食者。食失常色是為色惡。色惡則不可食也。云臭惡不食者。臭惡謂饘不宜食。故不食也。云失飪不食者。失飪謂失生熟節也。煮食或未熟。或已過熟。並不食也。云不時不食者。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非其時則不宜食。故不食也。江熙云。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云割不正不食者。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割之。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為不正也。云不得其醬不食者。食味各有所宜。羸醢菹食。魚膾芥醬。並相宜也。故若食不得所宜之醬。則不食也。云肉雖多不

使勝食氣者勝猶多也。食謂他饌也。食氣多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故不使肉勝食氣也。亦因殺止多殺也。云唯酒無量不及亂者。酒雖多無有限量。而人宜隨己能而飲。不得及至於醉亂也。一云。不格人爲量。而隨人所能而莫亂也。云沽酒市脯不食者。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脯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並所不食也。或問曰。沽酒不飲。則詩那云無酒沽我乎。答曰。論所明是祭神不用。詩所明是人得用也。云不撤薑食者。撤除也。齊禁薑物。薑辛而不薰。嫌亦禁之。故明食時不除薑者也。云不多食者。多則傷廉。故不多也。江熙云。少所啖也。云祭於公不宿肉者。祭於公。謂孔子仕時助君祭也。助祭必得賜俎。得賜俎。還即分賦食之。不得留置經宿。經宿是慢鬼神餘也。云祭肉云云者。謂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許經宿。但不得出三日。出三日是褻慢鬼神之餘。故人亦不得後食之也。云食不語寢不言者。言是宜出己語。是答述也。食須加益。故許言而不許語。語則口可惜。亦不敬也。寢是眠臥。眠臥須靜。若言則驚鬧於人。故不言也。云雖蔬云云者。蔬食。麤食也。菜羹苽祭。謂用麤食菜羹及苽。持此三物供祭也。三物雖薄。而必宜盡齊敬之理。鬼神饗德不饗味故也。○〔註〕孔安國曰。饘。餲。臠。味變也。○〔註〕臠。臠。臠。味變也。○〔註〕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古者醬齊菹三者通名也。芥醬即芥齊也。○〔註〕周生烈曰。至惠也。○牲體。謂隨臣貴賤。以牲骨體爲俎。賜之。祭統云。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註〕

孔安國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

席不至出矣。○云席不正不坐者。舊說云。鋪之不周。

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云鄉人云云者。鄉人飲酒。謂鄉飲酒之禮也。杖者。老人也。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故呼老人爲杖者也。鄉人飲酒者。貴齡崇年。故出入以老人者爲節也。若飲酒禮畢。杖者先出。則同飲之人。乃從之而出。故云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註〕

孔安國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

闕

鄉人至阼階○云鄉人儺者逐疫鬼也為陰陽之氣不即時退疫鬼隨而為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

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揚楯玄衣朱裳口作儺儺之聲以馭疫鬼也一年三過為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命國儺鄭玄云此儺儺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厲鬼隨之而出行至仲秋又云天子乃儺鄭玄云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厲鬼亦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命有司大儺鄭云此儺儺陰氣也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况案三儺二是儺陰一是儺陽陽乃異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云朝服而立於阼階者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待先祖為孝之心也朝服者玄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禮唯孤卿爵弁自祭若卿大夫以下悉玄冠以自齊祭齊祭不異冠服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註〕

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之也

闕

問人至送之○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謂孔子與鄰國交遊而遣使往彼聘問時也既敬彼君故遣使使者去則再拜送之

也為人臣禮乃無外交而孔子聖人應聘東西無疑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註〕

苞氏曰遣孔子藥也

曰丘未達不敢嘗〔註〕

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

闕

康子至敢嘗○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者饋餉也魯季康

子餉孔子藥也孔子得彼餉而拜受是禮也云曰丘未達不敢嘗者達猶曉解也孔子雖拜受而不遂飲故稱名云丘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飲嘗之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註〕

鄭玄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

〔圖〕

廐焚至問馬。○〔云廐焚者〕廐，養馬之處也。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云子退朝者〕孔子早上朝朝竟

而退還家也。少儀云：朝廷曰退也。〔云曰傷人乎不問馬者〕從朝還退，見廐遭火，廐是養馬處，而孔子不問傷馬，唯問傷人乎，是重人賤馬，故云不問馬也。王弼曰：孔子時為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註〕

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註〕

孔安國曰：薦，薦其先祖也。

君賜生，必畜之。侍

食於君，君祭先飯。」〔註〕

鄭玄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先嘗食然也。

〔圖〕

君賜至先飯。○〔云君賜食云云者〕席，猶坐也。君賜孔子食，孔子雖不嗜食，必正坐先嘗之，敬君之惠也。〔云君賜腥云云者〕謂君賜孔子腥肉也。

薦，薦宗廟也。孔子受之，煮熟而薦宗廟，重榮君賜也。賜熟食不薦者，熟為褻也。〔云君賜生必畜之者〕生，謂活物也。得所賜活物，當養畜之。待至祭祀時充牲用也。〔云侍食於君者〕謂孔子侍君共食之時也。〔云君祭先飯者〕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出片子，置俎豆邊地，名為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當君政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飯食之，故云先飯飯食也。所以然者，示為君先嘗食，先知調和之是非者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註〕

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圖〕

疾君至拖紳。○〔云疾君視之者〕疾，謂孔子疾病時也。孔子病而魯君來

視之也。此君是哀公也。〔云東首者〕病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眠頭首東也。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恆當于戶，寢恆東首者是也。〔云加朝服拖紳者〕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拖，猶牽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至是如健時著衣之為。○〔註〕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病本當戶，在北壁下，東首。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也。故樂肇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者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註〕

鄭玄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

〔圖〕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謂君有命召見孔子時也。君尊命重，故得召不俟駕車而即徒趨而往也。故玉藻云：君命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二節以

走。在宮不俟屨，在家不俟車是也。○〔註〕鄭玄曰：至隨之。○大夫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而隨之，使乘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註〕

鄭玄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

〔圖〕

入大廟每事問。○或云此句煩重，舊通云：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註〕

孔安國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

〔圖〕

朋友至我殯。○殯，謂停喪於寢以待葬也。時孔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無親情來奔喪者，故云無所歸也。既未有

所歸，故曰於我殯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註〕

孔安國曰：不拜，有通財之義也。

〔圖〕

朋友至不拜。○〔云朋友之饋者〕謂朋友有物見餉也。〔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者〕車馬，家財之大者也。朋友有通財之義，

故雖復見餉車馬，而不拜謝也。所可拜者，若朋友見餉其家之祭肉，雖小亦拜受之。敬祭故也。故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

寢不尸〔註〕

苞氏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

居不容〔註〕

孔安國曰：爲室家之敬難久也。

〔圖〕

寢不尸，居不容。○〔云寢不尸者〕寢，眠也。尸，謂死尸也。眠當小欹，不得直脚申布，似於死人者也。〔云居不容

者〕謂家中常居也。家主和怡，燕居先溫，溫故不爲容自處者也。○〔註〕苞氏曰：至人也。○偃臥，眠也。展，舒也。曲禮云：寢無伏，此云不偃臥四體，展舒手足，似死人，則不得覆却，唯當欹而小屈也。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註〕

孔安國曰：狎者，素相親狎也。

見冕者與替者，雖褻必以貌。〔註〕

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

凶服者，

式之，式負版者。〔註〕

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註〕

孔安國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

迅雷風烈，必

變。〔註〕

鄭玄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為烈也。

圖

子見至必變。○〔云子見云云者〕狎，謂素相親狎也。哀有喪，故必變。必變，謂必作必趨也。〔云見冕也。風疾雷為烈也。〕云云者，變，謂無親而卑數者也。尊在位，恤不成人，故必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輕，親狎重。

故言變，卑變輕，故以貌也。然前篇必作必趨，謂見疎者也。〔云凶服者式之者〕凶服，送死人衣物也。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為敬而式之也。式者，古人乘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之為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牀，牛許安一橫木，名為軾。若在車上，應為敬時，則落手憑軾，憑軾則身俯，故云式之。式，軾也。〔云式負版者者〕負，謂擔揭也。版，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皆式敬之也。〔云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孔子見主人食饌有盛平常，故變色而起也。所以然者，主人自親饋，故客起敬也。〔云迅雷風烈必變者〕迅，疾也。風而雷疾，急名為烈也。風疾而雷，此是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自整變顏容以敬之也。故玉藻云：若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是也。○〔註〕孔安國曰：至者，也。○〔云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者〕此釋式凶服也。〔云負版云云者〕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鄭康成注：內宰云：版，謂宮中關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又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註〕孔安國曰：至饋也。○親饋，謂主人自執食設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註〕

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

車中不內顧。〔註〕

苞氏曰：與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梘旁視不過轡轂也。

不疾言，不親指。圖

升車

至親指○〔云升車必正立執綬者〕謂孔子升車禮也。綬，牽以上車之繩也。若升車時，則正立而執綬以上，所以爲安也。〔云車中不內顧者〕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衛瓘云：「不掩人之不備也。」〔云不疾言者〕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云不親指者〕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註〕苞氏曰：「至，轂也。」〔云輿中云云者〕車牀名。輿，與中。也。衡，軛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瀾，五瀾，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竝是不過衡軛之類也。〔云旁視不過輪轂者〕旁，謂兩邊也。輪，暨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輪轂也。

色斯舉矣。〔註〕

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

翔而後集。〔註〕

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

作。〔註〕

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

也。

色斯至而作○〔云色斯舉矣者〕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繆協云：「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有其

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興，故色斯舉矣。〔云翔而後集者〕謂孔子所至之處也。必迴翔審觀之，後乃下集也。〔云曰山梁雌雉時哉者〕此記者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踐渡水之處也。孔子從山梁閒過，見山梁閒有此雌雉也。時哉者，言雉逍遙得時所也。所以有歎者，言人遭亂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時矣。而不如山梁閒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是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所見而言也。〔云子路供之者〕子路不達孔子時哉時哉之歎，而謂歎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故云子路供之也。〔云三嗅而作者〕嗅，謂鼻歆翕其氣也。作，起也。子路不達孔子意，而供此熟雉，乖孔子本心。孔子若直爾不食，則恐子路生怨，若遂而食之，則又乖我本心。故先三嗅氣而後乃起，亦如得食不食之閒也。顧歎云：「夫栖遲一丘，雖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偶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合。」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爲物，精微難狎，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

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徹。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正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论语集解义疏 二

作者=何晏集解；皇侃义疏

页数=144

SS号=12905101

DX号=

出版日期=民国26.06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